

鲍丽娇： 做“融城”新市民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贺莺 本报通讯员 夏忠张华



1986年出生的鲍丽娇，是官塘桥街道宝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她所在的宝平社区，是一个由拆迁户和征地农民组成的全新安置社区，成立于2015年，有常住居民近4000人。鲍丽娇也是这一年开始加入社区工作，并在2016年6月取得中级社工资格。自从成为双全社工以来，她时刻以一名优秀的双全社工的标准要求自己，把精力全部倾注到社区工作中去，帮助拆迁安置居民顺利“融城”。

从农村搬进小区后，“融城”新市民生活有诸多的不习惯。在社区的走访中，细心的鲍丽娇发现，很多“新市民”的孩子在马路边追逐打闹，全然不顾来往的汽车。社区新建成的室外篮球场围栏被孩子剪坏，在村里养成的爬围栏、翻墙、危险冲刺等游戏习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些“新小小市民”拆迁后随父母搬到社区，面对成长环境的突然变化，一时较难融入城市生活。原以种田为生的父母们改为进城打工，不能较长的时间培育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再加上孩子们大都由老人照顾，一些课外活动也因为老人年纪较大无法参加，让孩子们缺乏课外活动的机会。

为了帮助儿童适应拆迁后环境的变化，她时常入户走访，了解民情民意，与孩子们、青年们共同分享着生活中的苦恼与欢乐。她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整合社区元素，联动社会资源，开展多维度的活动，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策划实施科普益民计划、阳光绿苗温暖行动、“新小小市民”科普探索记、“小候鸟”假日课堂项目，并寓教于乐组织策划了形式生动的“零距离”触摸科技、律师进社区司法惠民、春节习俗、航天科普知识进社区等活动，这些活动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胆量、责任心，提高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并用创新独特的方式，向父母传授亲子互动的正确方式。

“这里的每个活动都很有趣，让我学到了生活中的各种常识，我最喜欢手工课了，每次回家我都会和爸爸妈妈分享。”家住秀山美苑的朱佐捷今年8岁，原来性格比较内向，在连续几年都参加社区的活动后，变得自信大方，不但能站在讲台上展示自己手工作品还能跟小朋友们分享活动的感悟，进步很大。

“自从知道社区办了家长学校后，我差不多每次都来，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家长孙先生说，自从孩子搬到新家以后，叛逆行为越来越明显，而且不愿意和家长沟通。“之后我就参加了社区组织的一些活动一连续听了好几节课，像《如何正面管教孩子》《家长向左孩子向右》，授课内容和遇到的问题都特别贴近。之后我就按照学习到的知识，主动去了解孩子，并经常鼓励他，现在我们的关系可好了。”

社区工作繁杂，女多男少，遇到问题，热心的鲍丽娇总是勇往直前，脏活累活抢着干。不仅积极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自己也主动参与到市、区、社区的各个项目中；为社区老党员上门送学、为腿脚不便的居民上门服务、将参加活动的小朋友送回家……在文明城市创建、民情走访、出租房屋隐患排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中都是冲在最前头。她在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用自己的爱心让社区“融城”居民感受到社工的温暖。

由于“乡情”，农村党组织的天然联系较强，鲍丽娇在辖区内农村拆迁安置党员的组织关系后，在社区党支部开展红色楼栋党建，突出发挥党员率先“融城”的示范带动作用，延伸社区党组织政治功能。协助实施红色楼栋红色文化引领项目——宝平社区“新市民”增能计划，建立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红色楼栋长、党员中心户为骨干，积极探索“三进红色楼栋”工作模式，突出“人户分离”党员作用发挥，引领新市民加速“融城”。

这么多年下来，鲍丽娇切身体会到：“工作中，只要我们摆正心态，以他们的需求为出发点，与居民坦诚相待，居民也就会把我们当成亲人、当成朋友来看待。”

我的“容足斋”曾挂过一副对联“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算是我的座右铭。平日里忙忙碌碌，静下心来看点书还真不容易。假期，妻儿外出旅游，落得清静，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有功夫读书，谓之福”的道理。

如今网络时代，崇尚快餐文化，又是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放松休闲方式已多元化，我没什么爱好，除了书法之外，就好个看书、买书。我并未觉得这有多么高尚，读书也没读出什么名堂，用女儿的话说：至多算是半俗半雅之人。我一直觉得读书只是兴趣使然，如同养鱼种花、遛鸟弈棋。记得镇江前辈书家、诗词名家李宗海老先生曾教导我：学习书法不可不读书，功夫在字外，书读多了，字里行间自然会多一份书卷气。老先生写给我“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条幅至今挂在书房，始终陪伴着我。

明代大儒陈继儒说：“人生有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得享世间清福，未过于此。”这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以前条件所限，住房拥挤，除去家什，仅能容足，一直渴望拥有自己的书斋。直到2007年买了新房，才有了心

愿。住在带电梯的八楼，本想书斋可改为“凌云阁”之类的雅号，谁知八平方的书斋，除去整面墙而立的书柜，加上一张画案，还是“仅能容足”。但毕竟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看着满架的图书，倚窗而读，我复何求？

以前爱读书之人被称为“穷书生”，因为所读之书要花银子去买，书生除了读书的本事，没其他挣钱的能耐，所以书生都是穷酸样，即便“嚼得菜根”，也觉得“诗书滋味长”。难怪陈继儒要说“有资能读”是世间清福之一。我的零花钱大半用于买书，二十多年来也累有数千册矣。说起读书人的淘书经历也是各不相同，乐趣不同。记得我的第一本藏书是198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唐寅画集》，虽只有2.4元，但也是一周的伙食费。在南京上学时，一次到省美术馆看到一本郑板桥《城隍庙碑》宣纸拓本，爱不释手，可书价还是让我犹豫不决，营业员跟我说：喜欢就买下，要不你以后会后悔的，现在鱼多少钱一斤啊？这一席话我还有不买之理吗？归来后，认真把营业员的话记在了书上。后来，每当有欲买之书，又觉得贵时，总会给自己找个“送礼”的理由。

书对于读书人来说永远是贵的，好在这几年我工资增长的速度还算跟得上书涨价的速度。但总是买书，老婆还是会心疼，时不时要数落几句：“书柜里这么多书，你看得完吗？”呵呵，现在看不完，等退休了慢慢看。为了不挨骂，我往往把买来的大摞的书放在办公室，然后偷偷往家顺。但她打扫书房，看到书柜的书又涨了，而且是崭新的，还是露了馅，少不又是一顿数落。有时我会对女儿说：等你长大嫁人，老爸没什么好送，就把书当嫁妆送给你吧。女儿听了这话倒还是挺开心的。

所以无论到哪个城市，只要时间允许，我总是书店必逛，免不了捎上几册。去年九月份，送女儿去北京上学，顺便去了趟王府井书店和中关村书城，书城那个大，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浩如烟海”。逛着书城，心里想着古人的话“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狠狠地买上一捆，手拎得再酸也开心。回来一本本打开，书香扑面，小心地在每本书上题签，盖上藏书印，那就属于我的了。说到藏书印，我有好几个，除了“容足斋藏书”“致中藏书”，还有“佳书如玉”“致中至爱”“好书到

手不论价”“不薄今人爱古人”等。这些印有的是自己所刻，有的是何连海、汤真洪等道兄所刻，他们可是篆刻界的名人。

如今买书，书店逛得少了，主要在网购，到卓越、当当、读买、孔夫子、元物、墨品搜一搜，总能找到自己喜爱的书籍，折扣还低，比书店便宜多了，有的网站甚至是货到付款，只需轻松点击即可，比逛书店多了一份从容。

我所读之书比较杂乱，书画篆刻，碑帖印谱，诗词楹联文学，瓷器古玩鉴赏，还有佛教之类的杂书。苏东坡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相信是有道理的。“怀才如同怀孕”，都属不易，需要长时间的孕育，才华才得以显现。我没指望能读出什么功名，但我真的喜欢无事静坐、有福读书这种状态，空闲时随手从书架抽本书，“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可以让心灵找到憩息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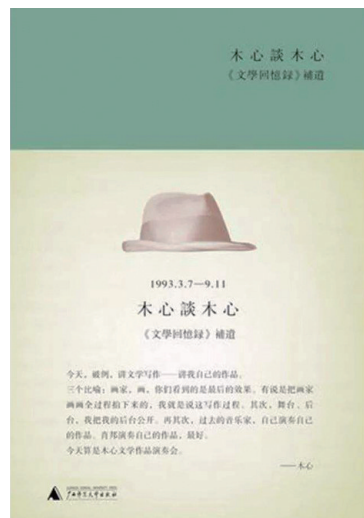


毛豆 摄影



《从前慢》里的处世哲学 ——读陈丹青笔录《木心谈木心》

□ 高中梅



段落。不可想象的，哪有一打开门就是高塔？大家写作不要太老实”。每读到这类解密之语，心中总荡然欢喜。也可想见木心的好耐性，自设的谜面自解，多少是显得很无趣的，但对听者来说，那价值就非同小可，同时也照见出一些当代作家的浅薄来。

木心认为写作是快乐的，醉心于写作的人，是个抵赖不了的享乐主义者。在他心中，这好比画画、跳舞，如果你跳舞、画画很痛苦，那你的跳法、画法大有问题。他写作的快感，是他长年累月的自处之道，是与自己没完没了的对话、论辩、商量、反目。他的自赏与自嘲好比手心翻转，他对自己的俯瞰与仲裁，接踵而至。

木心是一个示范性作家，他教我们怎么来读书。他像分析别人作品一样分析自己的作品，细致到一个字、一句话都讲得清清楚楚。木心读了大量东西，读完还能充分消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从木心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得以窥见。木心追求的是一种简约之美，反对华丽、滥情、炫耀，厌恶粗俗。他曾说：“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现在看来，“绍兴希腊人”绝非木心开玩笑，而是最好的介绍，木心所说的绍兴是有风骨的江南，鲁迅的那种风骨。

木心在《从前慢》里写道：“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读木心的书，真的感觉阅读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在我看来，《文学回忆录》与其补遗《木心谈木心》，有着一种少见的味道，这种味道包含了一种非常古典的、私人的、传承式的言谈。陈丹青其实代表了他这代人的文化背景特征。书的产生是一个讲、一个记，带有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是现在年轻人体会不到的。细细读来，令人神往。



上图：刘畅



上图：刘畅与郎平合影



左图：刘畅和演员邢佳栋（饰演电影中上世纪80年代女排领队）合影。



右图：刘畅与演员彭昱畅合影。

本色出演《夺冠》老女排主攻手 ——访镇江走出去的女排运动员刘畅

本报记者 贺莺

由陈可辛导演执导，讲述中国女排奋斗史的《夺冠》，还原了女排历史上让人心潮澎湃的竞技时刻，唤起了几代人温暖而有力量全民回忆。影片中集结了像巩俐、黄渤、吴刚、李现等优秀演员，还有不少真正的女子排球运动员，其中就有从镇江输送出去的女排运动员——刘畅，身高186cm，在电影中本色出演上世纪80年代女排主攻手。

刘畅是2007年进入镇江市女子排球训练队，就读于市第三中学，后被选入江苏女排。2014年从省队退役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就读本科，担任该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队长，并于2018年保研直升。今年研究生毕业后，现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

刘畅告诉记者，9月25日首映是她第二次观看《夺冠》，每一次看都热泪盈眶。观影，让她回想起去年拍摄的时光，很想念也很感动。“当整个故事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内心是充满震撼与敬畏的，很荣幸能够参演《夺冠》。”

刘畅介绍，她们这批出演的排球运动员是选角导演从全国几千名排球运动员中海选，覆盖范围从大、中学校队，到省队，甚至还有前国家队成员，历时近一年，经过数轮淘汰、表演训练，饰演上世纪80年代女排队员，保证体育方面的专业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故事来自《中国女排奋斗记》，是当时的跟队记者何慧娟老师写的。有一次女排出访日本，袁指导曾经在很多日本球迷面前，带一位女排队员单兵防守长达40分钟，虽然腿和裤子都被磨破出血也流下眼泪，但还是服从指挥，迅速擦干眼泪，一直咬牙坚持，我看过后非常感动。”刘畅说，《夺冠》这次拍摄的训练场地，木地板也是摄制组从漳州一块块搬来，最大程度地还原。有的木板上真的有利刺，钉子。她们也是在这样的地板上练习防守，虽然戴着护膝，但是腿身上还是会摔得青紫或者擦伤。拍摄的时候正值去年8月，球馆里很闷很热，她们有时也会觉得很煎熬，但是真的很难想象在更艰苦的条件下，老女排前辈们是怎样挺过来的，不只是环境条件差，运动量也比她们大多了，看到前辈们的故事，刘畅就觉得眼前的一点点辛苦真的

都不算什么，再累也认真坚持克服了。

据刘畅回忆，在剧中，她是出演当年主攻手的角色。在一场拍扣球的戏中，当时场外技术指导告诉她说，眼睛里要放光，要有杀气。可能因为她性格使然，即便她使尽了全身力气，也没有表现出老师们想要的杀气腾腾效果。光这二个镜头，就扣了一上午的球。一次次地重来让她身心俱疲，刘畅急了，感觉很无助，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好。后来，剧组老师和队友们都来帮助她，指导她，直到下午两三点才拍完那一条，大家才一起吃午饭。“我一直觉得特别内疚，同时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与帮助。”

情感没有特效，更多是心与心间的交流。观众看到的几场球赛，不仅仅是“表演”，也称得上真正的“比赛过招”。在拍世界杯最后一场，中国队对日本队大比分二比二打平时的那场戏时，教练跟她们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如果输给日本队夺冠，也不光彩。吴刚老师表演的感染力非常强，让她们很有强烈的爱国荣誉感。“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场馆的布景都和1981年世界杯一模一样，好像我们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批女排，很多人前落泪。正如电影台词说的：女排精神是什么？不是一定要赢，而是明知自己会输，也要一分一分赢回来。”刘畅现在回想还是很激动。

刘畅自从8岁开始学习排球，梦想就是进入国家队。小学毕业后，她就进入江苏队训练，和现役的国手张常宁、龚翔宇一起打过球，2014年退役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继续打球。因为伤病问题以及种种因素，她没有机会能够再往上走。她说，这次拍摄让她在电影中圆梦了，尤其是在饰演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前辈，真的很荣幸。“我有很多次把自己带入角色中，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中国女排一员，体会到了前辈们的艰辛，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很受启发、振奋和鼓舞。”

拍戏时，刘畅是一名大学生球员。回到学校后，无论是训练、比赛，女排精神都时时刻刻激励着她。如今，她已经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表示会将她所学习到的女排精神继续传承下去。